墓誌
行狀

愚伏集

卷十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

有明朝鮮國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武聖敬達孝大王穆陵誌

於戲恭惟我 宣祖昭敬大王姓李氏諱 中宗恭僖大王之孫德興大院君昭之第三子也母鄭氏贈領議政世虎之女 王以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日生於漢城府之仁達坊生而英睿異常幼時 明宗恭憲大王召與二兄偕脫御冠令以次戴之二兄

者皆如命　王卽跪而辭曰君上所御臣子何敢近
頭　恭憲王驚歎因問君與父孰重令書字以對對
曰君親雖不同忠孝無二致　恭憲王大奇之及長
封河城君乙丑　恭憲王不豫時世子頃蚤卒儲貳
未定領議政李浚慶請選於諸姪中　恭憲王命王
入侍隆慶丁卯　恭憲王上賓浚慶奉遺教迎　王
王方持母服在私第涕泣固讓迫而後入就恤宅時
翰林院檢討許國兵科給事中魏時亮奉　穆宗皇
帝登極詔出來入境聞　國君新喪且無嗣甚憂之
頒　詔日見　王儀表相與旋目歎曰東方眞主出

矣是時 王甫十六歲矣遣使告 計請承襲明年
春 皇帝命太監姚臣李慶齎詔封爲 國王賜誥
命冕服及綵幣 王自嗣服初銳意圖治專精講學
日必三接儒臣討論經史或至夜分時李滉解官歸
鄉里屢召不至 王以誠意致之擢爲貳公滉疏陳
治道六條又撰聖學十圖手寫以進 王嘉納之命
工作小屛宴居觀玩或不時 召對從容講道禮遇
隆重及滉亡傷悼不已曰滉之片言隻字皆可傳後
其令有司裒集刋行本 國舊稱文獻之邦而其於
格致誠正之學則罕有傳焉自高麗鄭夢周始倡絕

學至我 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相繼輩
出發揮經傳講明義理 王以大有功於斯道 特
命賜祭贈官與謚録其子孫 命儒臣柳希春等撰
次其言行名曰儒先録且以近思録小學心經皆作
士之本 本朝所撰三綱行實亦可以使民興行並
命刋布 教該曺曰近來師儒之選專尚文辭黌舍
遊學之士皆以決科爲急士習如此他日成就將何
所觀擇有學行堪爲師表者擢授方面使之巡行列
邑勸課教誨又以登進遺逸爲新政第一務馹召曺
植成運等不次超叙嘗於 筵中歎曰奸黨碑立而

汴京墟僞學籍成而南宋亡賢邪進退之幾顧不畏
耶臺官論南袞等戕害士林之罪請削官爵或以事
在既往爲言　王曰罪南袞者所以雪趙光祖之寃
而定之一時之趍向也遂罪之己巳秋　册潘城府院
君朴應順女爲妃萬曆元年癸酉大臣因天變乞免
王曰推咎台衡以應災變吾誰欺欺天乎下手札求
言首尾百餘言無非引咎求助之意太學生上闢佛
疏　王以手札答曰爾等居首善之地講論者道義
也期待者程朱也宜益動心忍性切磋琢磨敬義夾
持表裏交養爲他日眞儒立於朝端上以輔寡君下

以澤斯民使治隆俗美則吾道之衰異端之盛不足慮也何必如魏太武誅沙門毀佛寺之爲哉又上疏請以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李滉等從祀文廟 答曰難愼而不敢輕許者只緣其事重也且尊五臣莫如尊其學宜懋時敏相與講劘共成大儒勉輔不辟是予所望也時 王有疾日久乃瘳禮官請陳賀 王曰人之疾殆未必不由於失攝頃者不意得病貽憂 母后驚動羣下方且祗懼悔罪之不暇何可受賀累請不許乙亥 恭憲王妃沈氏薨禮官據五禮儀卒哭後當用玄冠烏角帶持平閔純等以

爲三年遍喪無貴賤一也宜從朱子議用白帽布褁
角帶廷議不一而 王斷然行之一遵禮制丁丑
榮靖王妃朴氏薨禮官上請當從叔姪服服齊衰期
相臣朴淳及玉堂諫院以爲 上於 榮靖王有祖
孫之義當以繼體之重服三年若以叔姪論則諸侯
絕旁期寧有服朞之理 王是其議遂定爲三年喪
先是 明廟幼冲李芑與尹元衡結爲腹心以私怨
誣尹任柳灌等爲陰有貳志殺之中外冤憤者積數
十年 王以事在 先朝不欲輕改至是命復任等
官削芑等勳 教書下八方咸服丙戌 聖節使在

會同館失火　王聞之驚駭拿治使臣以下罪有差
奉　表陳謝皇帝嘉其忠愼降勅錫賚以優之丁亥
日本差使臣來款時平秀吉簒奪自立　王曰日本
乃簒逆之國其使不可納　命却之廷議皆以爲化
外不可責以禮義或啓邊釁　王黽勉許之而其義
則凜然有不可犯者戊子謝　恩使俞泓還自京師
天朝特允我　國題奏　命雪　宗系惡名始　太
祖初罪人尹彝李初叛入中原誣　國系爲逆臣李
仁任之後　皇明祖訓及會典皆載其事　列聖以
來累世陳辨未蒙準改　王嗣服臨朝歎曰　國系

受誣久未昭雪此 祖宗之所深痛而今其責在予
予不克繼先志雪先羞死無以見 祖宗於地下宜
極擇使价血誠籲呼以得請爲期每使臣行必宿齊
預戒丁寧告勑至誠所發有可以感動天地至是
皇帝命史館悉行刊正 王喜甚教羣臣曰古之人
君固有重恢祖業光復舊物者然此猶是外物耳豈
如使彝倫再叙湔滌數百年深寃至痛乎乃祭告于
宗廟社稷畢 教曰今日親奉 寶典祇告 廟社
志願畢矣可大赦與臣民同慶且夫子彝倫之主當
親祭以告彝倫復叙之意遂祭文廟辛卯平秀吉遣

玄蘇來曰明年當入大明可假以道辭甚悖逆 王
以大義絶之急遣使具奏 天朝壬辰夏賊大舉入
寇我 國累世昇平民不知兵所在瓦解 王分遣
将士據守要害下罪已教徵兵爲效死勿去計及忠
尚敗報至 王知京城不可守謂羣臣曰此賊謀犯
天朝藩臣職當死守封疆而奈衆寡不敵旣不能力
抗兇鋒遮截賊路則無寧歸近父母之邦赴愬於
聖天子乞王師以討此賊耳遂定西遷議大臣白當
此危急國本不可不定 王乃命光海君琿爲世子
未幾賊報益急 王出城西行及平壤失守進駐義

州遣鄭崑壽等申 奏賊情 皇帝遣行人薛藩降
勑慰諭曰爾國世守東藩素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
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陵攻陷王城掠占平壤
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濵奔越草莽念玆
淪蕩朕心惻然朕今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統率遼陽
各鎮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
期勦滅兇殘俾無遺類天恢復先世土宇是謂大孝
急救君父患難是謂至忠該國君臣必能仰體朕心
光復舊物俾國王奏凱還都仍保宗社長守藩屛庶
慰朕恤遠字小之意 王率百官出迎江上奉 勑

慟哭哀動左右羣臣皆哭十一月 皇帝特 賜白
金二萬兩 王拜受感泣分 賜扈從諸臣及陣上
将士十二月提督李如松以 皇帝命領遼廣兵四
萬出來 王見提督泣曰蒙 皇上罔極之恩得見
大人小邦一縷之命惟託在大人提督見 王忠懇
爲之動色癸巳春提督協率本國軍兵大敗平壤賊
夏官軍收復京都羣臣請賀 王曰可慰不可賀但
當率臣民行望 闕禮以謝 皇恩而已即遣使奉
表謝收復京城秋還京師 命减内廚日供米分賑
飢民收瘞遺骸設壇 賜祭下書八道减貢稅廢供

獻訪問孝子烈女及死國事者悉加褒録 命收聚
書籍藏之藝閣教禮曹曰兵燹之中都人死者何限
意遺民過半縞素入城之日都民塡塞而未見有服
喪者此必喪亂之後倫紀廢墜而然令各部糾檢
王欲親祭文廟以慰先聖之靈禮官以爲聖殿燒盡
行祭無所 王曰神之在天下也如水之在地中無
所往而不有惟其致誠則神在是矣故古人或設壇
以祭豈必待木主哉遂命築壇於學宮之側設位以
舍采焉冬 皇帝遣行人司憲降勑曰昨者王以大
兵驅倭出境還歸舊國上表來謝朕心深用嘉悅念

茲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兼賜大
紅蟒衣二襲綵段四表裏以示朕惓惓爲王遙慰之
意時　王寓居貞陵洞一日謂近臣曰閭閻不可久
淹欲於舊宮城裏略搆草家以居昔衛君茇舍于漕
此誠何時而欲大厦處乎　天將有以營建　王宮
爲言　王曰深羞未復何以家爲　天將歎服丁酉
賊將淸正襲破閑山島張兵再搶先鋒到湖西時提
督麻貴提孤兵在京城軍情危懼　王厲氣巡城堅
守不動經理楊鎬亦自平壤疾馳來援人心賴以鎭
定遂協助　天兵大翦賊鋒于稷山以却之時有物

恠曰天將欲得卜人占吉凶 王曰天之賦物不得
其常是之謂恠常者理而已矣人事之失其理者皆
足以應之豈幺麼瞽師之所能知乎己亥賊悉退
王奉 表陳謝 皇帝降勑慰諭賜綵幣庚子 王
妃朴氏薨始 王之誥命冕服淪失於兵中至是遣
使請照例補 賜 皇帝特允所奏 勑曰爾朝鮮
爲國素敦禮教懋篤忠敬稱我優嘉自頃以來越在
草莽典章文物幾于蕩焚朕爲爾洗滌兇妖恢還土
宇固我師武臣力亦不可謂非爾秉禮之效否則軍
旅安經政令安行順物不受事乃大逆尚有今玆之

捷乎爾以誥命冕服奔迸莫守遣使來告祈得賜如
初夫事上莅下值此修容復漢威儀朕所矜許是用
勑尚方製給仍錫之誥爾尚敬之哉藍縷啓楚之大布
興衛薪膽伯越皆王今日事懋哉毋忝命 王卽遣
使奉 表陳謝禮官以長短不稱請改造 王曰
皇賜服之無斁何可改也予於西遷日宮中物一無
所挾惟 皇賜蟒龍衣手索以自隨擬於歸盡時服
之至今時復披見不覺淚下也壬寅秋 冊延興府
院君金悌男女爲繼妃甲辰遣使押解漂海人民五
十七名具奏上聞丁未又押解十九名 皇帝皆降

勅奬諭并 賜白金文錦 王自兵亂以來憂勞成
疾屢有內禪之計以諸臣不釋之故黽勉聽政至于
末夏疾彌留戊申二月初一日 棄羣臣於行宮之
正寢壽五十七在位四十一年是歲六月十二日丁
卯葬于楊州健元陵西阜酉坐卯向之原 謚曰顯
文毅武聖敬達孝陵號曰穆 廟號曰 宣宗明年
己酉 皇帝遣行人熊化祭以大牢又賜誥命 謚
曰昭敬吏部官謂本國告訃使曰此美謚王之德有
以得之也丙辰光海加上徽號改 廟號爲 祖
王資禀弘毅德行純備恪謹侯度出於至誠四十年

如一日凡迎　詔拜表望闕等禮必肅敬將事雖在流離顛沛之際未嘗少懈每封進方物必親自點視或物力不逮情意少歉則比使臣還不能安于心對羣臣語一則曰　皇恩二則曰　皇恩瞻戴之誠不啻如孝子之慕父母師與之後　天朝文武將官前後出來者無慮數千百人而上自元戎下至都司指揮無不殫誠致款各盡其禮病革之日　勑書至猶自力扶人拜跪盖血誠非強爲也事兩　大妃如事所生承顏養志靡不曲盡朝夕問安之禮未嘗一日廢有疾則竭誠祈禱及其喪也哀戚而盡禮友愛天

至待二兄一姊愛敬兩盡終身不少替性儉約不喜
奢靡聲色遊畋之樂不留於心食不重味衣用澣濯
妃嬪宮人亦不敢服侈喪亂之後尤以縞素爲資宮
中粒食不令遺地曰此皆農夫辛苦之物安坐而食
已忝矣況可暴殄乎嘗見內人炙牛以喫曰非牛不
耕人而殺牛不仁甚矣況今蕩敗之餘雖嚴禁猶懼
不足以孳息豈可任其屠殺乎嘗於行中失 御弓
有司捕拾遺者欲法之 王曰旣已失之必有得之
者 命釋之提督聞 王筆法精妙求之甚懇 王
辭以疾盖其微意不欲以小技示人也纖民苦催糴

呈訴於 駕前 王曰有司獨不見畿甸田野予逢
蒿滿目而乃忍催租耶重惜民命未嘗妄殺一人每
當決獄必詳審讞辭以求生道謹守成憲非有大段
碍貫則不喜紛更禮遇臺諫雖或過激務加優容初
年搆小室於寢側以爲讀書之所亦密令内需司營
之不以煩有司玉堂覸知之上劄請停言甚切直而
委曲措辭答之臺官乃引餙非拒諫等語以犯之聞
者縮頸而終不譴怒愛用人材各稱其器尤重儒術
之士或有擠毀之者必曲加保全嘗語大臣曰我國
人物眇然而其所以取之者專在科擧其間豈無不

肩舉業而空老林下者以人事君卿等之職也宜務求瓌材異行之士使予得以用之昔晏嬰薦其僕臣謝安舉其兄子苟其人也不以親戚而嫌不以微賤而廢也其爲政摠攬權綱裁決不差發號施令輒成典訓至於籌邊料敵策敗筭成莫不出人意表謙冲之德出於天性未嘗以賢智自廣功業自喜戊子甲辰 徽號之請發於一國臣民歸美之至誠而嚴辭固拒閱月不許雖衆情難遏終不免俯從而中心則不樂焉觀書十行俱下一覽皆記而至其日用功程則初不以尋行數墨解釋文義爲事酬酢萬幾之暇

輒凝神靜坐玩心高明其所得有超出先儒箋註之外者嘗語講官曰存心有要日用之間外物之來千緒萬端交接於前必廓然大公順而應之不以動吾中然後當靜而靜當動而動此先儒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不然而邪思妄慮有如雲興則雖欲靜之而不可得矣其獨詣之見類如此晩而喜易講讀研窮或至忘食嘗曰論語孝經特門人記孔子之言耳聖人之所自作只此十翼天下豈有如此文章讀之令人自不覺手舞而足蹈也嗚呼　王文足以陶甄至治武足以戡定禍難明足以辨別忠邪智足以綜理

事務眞所謂不世出之聖大有爲之君其中遭否運
暫罹播越乃氣數治亂之所關而卒能剗除戎疾身
致重恢以永　國祚於無窮則非天下之英武其孰
能與於此猗歟休哉　王元妃朴氏不育繼　妃金
氏誕一男一女男曰永昌大君璜爲李爾瞻柳希奮
等所搆誣年八歲癈處江華府使鄭沆希光海旨鎖
之密室燒其炕令鬱冒而夭女曰貞明公主恭嬪金
氏生二男長臨海君珒光海時以謀逆受誣囚于喬
桐殺不以命次卽光海君戊申嗣位欲敗度縱敗禮
戕害同氣幽閉　母后得罪於　宗社臣民癸亥廢

仁嬪金氏生四男五女男長義安君珹蚤卒次信城君珝次　定遠大院君諱次義昌君珖女長貞愼翁主次貞惠翁主貞淑翁主貞安翁主貞徽翁主順嬪金氏生一男順和君玨靜嬪閔氏生二男三女男長珙仁城君戊辰孝立之叛連謀事覺　賜死次仁興君瑛女貞仁翁主貞善翁主貞謹翁主貞嬪洪氏生一男一女男慶昌君珘女貞正翁主溫嬪韓氏生三男一女男長瑅興安君從逆賊李适于軍中聽其擁立爲官軍所戮次慶平君玏次寧城君㺬女貞和翁主貞明公主下嫁永安尉洪柱元生三男皆幼臨海

娶牧使許銘女無子光海娶知敦寧府事柳自新女
生一男祬光海未廢封爲世子癸亥以罪廢 賜死
信城娶判尹申砬女生一女適典籍安弘量 大院
君娶贊成具思孟女生三男今 主上於序爲長以
天啓三年癸亥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次綾原君俌
無子次綾昌君佺光海時受誣竄海島寃死而歿順
和娶承旨黃赫女生一女適校理李景曾珙娶叅贊
尹承吉女生五男佶億健二幼一女未笄義昌娶判
書許筬女無子慶昌娶僉知曹明勗女生四男五女
男長昌原正儁次陽寧君儆出爲臨海後次倧次幼

女長適李後傑餘幼慶平娶郡守崔胤祖女生一男
幼仁輿娶佐郎宋熙業女生一男二女皆幼寧城娶
水使黃履中女生一男一女皆幼貞愼翁主下嫁達
城尉徐景霌生三男五女男長貞履縣監次正履愼
履女長適進士金珪次適參奉李命寅次適沈沆次
適正字權堣次未笄貞惠翁主下嫁海嵩尉尹新之
生二男長墀承旨次垢佐郎貞淑翁主下嫁東陽尉
申翊聖生五男四女男冕昇炅最鼒女長適洪命夏
餘幼貞仁翁主下嫁唐原尉洪友敬生一男瑄貞安
翁主下嫁錦陽尉朴瀰生一男世橋貞徽翁主下嫁

全昌尉柳廷亮生二男二女男淰瀹女長適李重揆
次幼貞善翁主下嫁吉城尉權大任生一男石耆貞
正翁主下嫁晉安尉柳頔貞謹翁主下嫁一善尉金
克鑌貞和翁主下嫁東昌尉權大恒我 中殿韓氏
西平府院君浚謙女誕三男長卽世子溰次 鳳林
大君諱次麟平大君㴭今 主上卽位之八年崇禎
庚午原州牧使沈命世上疏言 穆陵地不吉且有
水氣 上瞿然 命大臣禮官議遷卜咸曰 健元
陵第二岡實 先王之所屬意而戊申特以年月不
利不克用今不可舍此他就 上從之以十一月二

十一日丙申奉遷焉壬坐丙向也方庀事 命曰誌
文可改撰盖以戊申誌文不録 璿派故也臣經世
職掌文翰旣承 綸音不敢以不能辭且嘗逮事
先王有一二嘉謨懿行得之於經幄者而不見録故
謹就原誌中略加隱括序列 璿派如右若其 盛
德大業之巍巍煥煥者自當在人耳目與天壤俱弊
非區區文字所能與也

通政大夫吏曹叅議金公墓誌銘幷序

余自幼少時卽聞吾鄕有君子曰后溪先生者其德
言懿行爲一邦所愛敬而其殁已久恨未及趍隅奉

儼於几席之下以望其謙謹之光而薰其德及長聞有所謂沙潭省克二公者乃其嗣子而方以詩書之學克世其業心竊慕之嘗執贄而定交焉則見其周旋閒雅辭氣溫醇如明璧之對映焉如玉樹之雙擢焉與之處久而能敬未嘗有惰慢之容焉蓋不惟天質之美其得於庭訓之所涵揉而成就者益不誣矣往在甲午夏沙潭丈在轉徙遘疾竟不能起余聞而哭之甚悲嗚呼余既悲不及見后溪先生又悲失此丈無以砭吾愚而淑吾身而十餘年來所恃以爲慰者幸省克之存也今則省克又亡矣余安得不以益

悲且慟也耶葬有日公之壻進士金桀奉西厓柳先生之命屬余以識其竁余雖不堪顧與公相知最深者宜莫余若余不得以辭焉公姓金氏諱弘微字昌遠省克自名其室者也世家尚州 國初名臣集賢殿副提學諱尚直之六代孫也高祖諱克忠通禮院通贊曾祖諱禮康忠武衛副司直祖諱允儉將仕郎考諱範卽后溪也 明廟朝以經明行修被 徵布衣入見特授玉果縣監以卒妣宜人曹氏昌寧著姓嘉靖丁巳二月二十四日公以生生而聰穎異常七八歲時端重不好弄讀書曉大義強記過人甫成童

沙潭公教授星州州倅金克一以能詩訓後進公就
受退之南山詩退坐讀一遍倅試之曰能念得否即
應口誦不錯一字未弱冠赴解圍考官以温公念中
爲論題經生宿儒皆莫敢措語公援筆成章詵出操
存之法字有所据遂擢爲第一庠塾間傳誦之知公
不專爲舉子之文也萬曆己卯中進士第二名乙酉
登第權知承文院副正字丙戌春選弘文館正字時
沙潭公亦在玉堂承明禁地棣萼連輝時人榮之而
公兄弟常以盛滿爲戒丁亥以宜人病乞遞歸戊子
春特 命除講官遂拜著作尋移藝文館檢閱未幾

還著作冬陞副修撰己丑夏用薦爲吏曹佐郎冬逆獄起禍延搢紳公亦坐罷壬辰夏始蒙 恩霈秋除慶尚左道都事翌年丁内艱制終除弘文館校理移授吏曹正郎時 經筵方進周易 上意欲慱選明經之人以備顧問左右以公對遂還拜校理兼 世子侍講院文學丙申春陞應教兼侍講院弼善秋遷司諫院司諫冬遞授成均館司成丁酉還拜應教司諫二月超授承政院同副承旨累遷至左副承旨冬拜司諫院大司諫移授吏曹叅議戊戌秋呈病乞遞授大司諫左副承旨皆引疾不就職是時朝著不靖

駭機潛發一時士類盡被擠擊而公雖不爲危言覈
論故得以逡巡引卻而免於禍己亥調青松府使卧
閤而民便之公素喜飲至是病頗深辛丑棄官歸壬
寅除驪州不得赴甲辰除江陵府使力疾到任翌年
秋值水溢之災漂屍暴胔所在觸目仍傷心氣病益
篤罷官將歸未即道而卒十月十四日也享年四十
九柩還尚州明年二月壬寅葬于梅湖西子坐午向
之原公以聰敏之資早服賢父兄之訓其所以養成
德器者旣端且厚而長登西厓之門日聞至論益取
古聖賢之書而讀之必有疑晦輒就而正之人以遠

到期之旁通子史諸家靡不貫穿尤明於古今治亂興亡之故人物忠邪賢否之迹其在講筵必援古訂今縷析毫分以盡同道同事之規至或鈎引古語連誦十餘行以訂之 上每亹亹傾聽輒發歎曰奇哉奇哉後於筵中語及必以該博稱之其蒙 眷注如此平生未嘗言人過失人或告之則默而不答人有一善若已有之必樂爲之稱道惟恐人之不知也秉心寛恕詬詈之言未嘗及於奴僕行已謙恭傲誕之氣未嘗形於色辭接人以禮而不務爲崖異皎厲之行與物無忤而不肯爲阿徇苟從之態人之望之者

蔚然知其爲善人而雖其不相樂者亦不得以邪人目之焉嗚呼此豈非所謂豈弟君子而神之所以福之者止於此其命矣夫公娶豐山柳氏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通政大夫原州牧使諱雲龍之女封淑夫人子男珗珩女壻長士人權克載次郎金渠次未行珗珩幼而俊秀意者善人之報將於是乎徵矣謹與諸友共譔叙其槩系以銘銘曰

氣之英穎養而醇質之慤厚學以彬觀國賓王王蓋臣羽儀王笋翹薦紳中年一麾瘴海濱宿痾斯章大

暀蹤不崇以循寔命乇尚豐厥繼天孔仁宮乎故貫
厡卽新我銘其幽詔來人

通訓大夫行宜寧縣監黃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黃氏諱俊元字士初新羅侍中諱瓊之後有諱
公有在高麗明宗朝以殿中監忤李義方禍且不測
挈家避地于南原之長水縣自此黃貫長水籍 國
初有名相諱喜總百官凡二十有四年歿配 世宗
廟庭 贈謚翼成寔於公爲六代祖也高祖諱從兄
繕工監副正 贈吏曹叅判曾祖諱瓘金海府使
贈吏曹判書祖諱孝獻吏曹叅判以文章節行名當

世考諱憕乙卯司馬以蔭仕官至工曹佐郎歷二邑
皆有治聲後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
筵叅贊官以公錄原從推 恩也妣尹氏坡平大姓
大護軍子儀之女公以嘉靖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壬申生以節氣推卽戊申歲也少肄舉業不得志歲
壬寅授氷庫別提癸卯遷司宰監直長以上 徽號
都監郎錄宣武功臣原從一等甲辰陞司饔院主簿
乙巳夏除宜寧縣監冬患消丁未春病益篤卽解職
就醫于京師戊申三月輿還黃澗龍浦里之第以十
月五日己未不淑享年六十一其年十二月丁丑葬

于尙州之中牟盤樹洞兌坐震向之原公娶驪興閔
氏生一女二男女適幼學金瑑早寡男長曰紐種學
而績文有局量有操行人以遠器稱季曰紳嗚呼余
於黃爲外裔少與公厚其孫又嘗從余遊以壙銘請
其可辭銘曰
雖不耋不爲折雖不達不爲屈子之善身之顯福未
艾奚其嘅

習讀康公墓誌銘幷序

載寧康著姓麗朝有諱廸純以監門衛上護軍致仕
其子孫累世爲達官至公高祖諱護民始不顯曾祖

諱繼祖祖諱琬考諱俶皆隱德不仕公諱士敬字公望少孤其外祖進士朴彦誠以篤孝行義聞從之學事母孝與二弟一妹友鄉黨稱之嘗薄遊爲天文習讀官尋棄歸年五十一萬曆乙亥考終于家葬兎洞坤向麓與配李氏同原異穴李故判書省堅孫先公六歲歿男應哲進士持身方毅不苟凡三娶有四男用侯進士用良用正用直皆幼二女亦幼女適柳還春有一男瀶進士初娶卽余姊徵文以誌幽是用銘

銘曰

奕而寢微極則必蜚公多孫子蘊發于是

通訓大夫行榮川郡守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爾昌字福汝姓宋氏系出恩津麗朝判事大原其鼻祖也大原後三世至明誼官司憲執端與圃隱諸賢善爲世名人娶參判黃粹女黃懷德人子孫因居焉高祖諱遙年軍資監正曾祖諱汝楫祖諱世英皆不仕考諱應瑞林川郡守階通政妣李氏兵曹判書正獻公潤慶之女公生五歲而失慈教及長受業於金黃岡繼輝辛白麓應時諸公又從遊栗谷之門自力問學庚寅升上庠庚子筮仕爲連原道察訪辛丑换景陽丙午由繕工直長陞主典獄簿轉司憲府

監察明年除鎭安縣監又明年丁外憂服闋除司贍
寺主簿拜新寧縣監越二年癸丑光海搆大獄誣殺
大妃父金悌男公之孼妹壻徐羊甲與其禍公連累
罷歸癸亥改紀初授文義縣令始 朝廷遣御史宣
諭蠲積年逋賦未久而又汗公上疏言信不可失且
陳本縣殘敗狀甚詳遂得請一境賴之甲子病遆乙
丑拜軍資判官丙寅除榮川郡守忤監司罷 朝議
以號牌事重不可易生手建令受暠治事公謂此非
國家養廉耻之道終不赴 命削職丁卯春給牒五
月戊子考終于正寢得年六十七以八月丁酉葬公

州儒城縣五道山巽向之原先兆也公天質甚美寛
厚貞醇少往来師友間得啓發觀善力又多修行於
家事親孝教子義友愛弟妹撫諸姪如已出與人相
接一以誠實不爲修飾日必蚤起盥櫛束帶居外不
與婦人處客至則必設酒食相款洽亦不爲狎侮人
皆愛敬之賙窮恤急出於至誠人有貧乏輒捐財以
賑之丁卯之亂遠近親舊避地者赴之如歸産業素
饒而葬之日至稱貸以襄事其好義輕財積而能散
有如此居鄉絶不爲非義之事輸租應役必爲下户
先當官盡職修舉廢墜不事姑息又未嘗違道以悅

民故在官無赫赫聲去後常見思疾方病神氣夷曠起居應接不易常度臨終命易寢東首扶坐正冠怡然而逝亦奇矣公配令人金氏行僉樞殷輝之女僉樞卽黃岡公弟也令人生長法家女德備至及歸公至誠事舅林川公嘗曰吾婦之孝古亦罕有賓敬公四十年終始無違德事無細大必承順公意賓客日常滿坐而未嘗以厭倦色見鄉有一權宰求親令人謂公曰聞此人不良于行忍令吾兒入其門乎公曰是吾意也遂却之令人後公四年生先公六年歿葬與公同原異壙有一男曰浚吉卽經世友婿甲子司

馬有雋才生二男一女皆幼銘曰
邑有忠信人無惡斁生而好義歿猶正席有德于躬
不位不壽天其或者必昌其後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
官行通訓大夫昌城都護府使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尙閔字孝思姓李氏延安大閥也七世祖諱係
孫仕麗朝爲工曹典書寔益齋李文忠公齊賢之女
壻也高祖諱末丁　贈延城府院君曾祖諱淑璜成
均館直講祖諱亨禮　贈吏曹叅議考諱國桂伊川

縣監　贈議政府領議政延善府院君以叅議公命
出爲堂叔父弘文館修撰　贈議政府左贊成諱世
範後妣比安朴氏　贈貞敬夫人公以嘉靖丙辰歲
生生而失所怙隨仲氏延陵公好閱受訓學于伯氏
叅判公友閔能自不怠及長見延陵公以文章大手
再進而再刖投筆起曰射亦藝也何必文爲癸未登
別舉大科調兼宣傳官超授固城縣令以貞敬年衰
難於遠離陳乞于　朝改授藍浦縣監寛恕爲政考
滿陞拜司僕寺判官邑人立石以追思之壬辰以江
原道防禦使從事官赴　行在到成川拜信川郡守

喪亂之餘庶事板蕩而能盡心職務公私賴焉癸巳
以憂歸時　朝廷以冦在門庭命內外官在草土者
悉從金革之事甲午起復爲鐵山郡守控禦不獲
命丙申除价川郡守庚子因事解紱拜訓諫院僉正
尋爲碧潼郡守朞年而遞癸卯歷都摠府經歷訓鍊
院副正甲辰授昌城府使勞勩成疾親舊多勸休官
公以疆臣不可自便不廢視篆病遂革乙巳十月乙
卯卒于官年五十明年正月返葬于抱川花岾午向
之原先兆次也後十九年甲子以子景義錄振武原
從勳　贈承政院左承旨妣淑人李氏封淑夫人公

秉心夷易悃愊無華謹默自守與人無忤内篤孝友
親在無私財有姊寡而貧家居毋事之之官輒奉以
行不避冒法之嫌雅好儒術教子弟必以禮法子弟
侍立在傍不命之坐則不敢坐不問則不敢言常以
勤學力行勿墜家聲警飭之視羣從子姪無異已出
待人以誠不爲表襮有窮乏者賙恤之不遺力自奉
清苦人或譏其儉嗇而不以爲意尤以干謁爲恥前
後莅六邑歲時饋遺未嘗及權貴家去官之日行李
蕭然不肯經營尺寸以爲子孫計淑夫人　國姓北
靑判官　贈兵曹參判諱鶴壽之女仁厚靜淑事姑

以孝治壼以正御庫幼以惠公歿教育諸子以克世其業歲甲子從子景仁于文義縣亭專城養五年而終壽七十二與公同原而葬男五人景賢文科通禮院相禮景仁文科縣令景隆英陵參奉景義文科壯元司憲府掌令有文名被湖堂選景善未筮仕孫曾男女又二十三人吁盛矣哉豈非所謂報之以福者歟經世雖未及識公久從延陵公遊聞公名甚熟後與掌令君託交於寮寀之間則有契家義焉迺者延陵公以家狀致掌令君意徵所以誌其窀窆者不敢辭謹攷其狀而叙其槩係以銘曰

惇行於家盡職於國卽此是學奚其爲學不遠于年
尚大于後花原不騫與山爲壽

亡子檢閱墓誌

晉陽後人刑曹判書鄭經世有男二人其長曰杺字
文中幼而英粹甫學語披輿地圖指示曰此某邑此
某邑也後而問之則答如響不錯一始學史至夏后
氏禹鯀之子問曰此上文殛鯀之鯀乎曰是也曰然
則禹非聖人乎曰聖人也曰舜殺其父而臣事之聖
人固若是乎曰君父無輕重是故父無罪而君殺之
則義不可事父以罪受誅則君不可怨諾而不唯又

語之曰所謂殛非殺特拘囚之耳於是乃釋然焉至陶侃夢折翼事曰此誣也侃賢必無跋扈之心使其不賢而包藏禍心則必不以夢告人誰得而知之其頴悟多類此及長嗜書不倦不待程督而能自力於種學績文之事又知弟子之職有急於文詞者處家庭盡心於事親友弟之間行鄉黨溫恭謙遜未嘗以忿言傲色施之人人皆愛重之今 上二年甲子八月中司馬兩試九月登大科盖自癸亥秋至是並鄉解省試凡十舉無一不中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俄遷藝文館檢閱乙丑三月直史院得痘疾以出遂

不起年二十九吁短矣訃聞　上驚悼不已　東宮
亦怛然賻贈有加異數也四月櫬返故山十一月葬
于咸昌縣恭儉池西卯向之原娶郡守李宣活之女
生一男一女皆幼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行狀

先考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

事府君行狀

先府君姓鄭氏諱汝寬字而栗其先晉州人八代祖諱澤判尙州牧事留一子于尙自後世居尙州曾祖諱蕃祖諱繼咸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考諱銀成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三世皆不仕而爲鄕里所敬祖妣長水黃氏　贈淑夫人妣玄風郭氏　贈貞夫人府君

以嘉靖辛卯五月二日生少受業於叔父松塢公聰敏強記日誦數千言及長累薦鄉解輒屈於會闈既諸子有知則遂不復應舉早喪先叅判奉貞夫人幹家蠱貧不能具甘旨以菽水養常得其歡心友弟妹甚篤與弟同居至老不肯分析雖有過失當戒告未嘗嚴訶峻責怡愉如也先叅判之喪卜葬日日者以陰陽拘忌悉避諸子婦本命辰難於得吉府君曰無是理設有與其不利於弟妹寧不利於吾夫婦遂不避辛卯弟妹皆感泣先妣李氏兄弟姊妹甚衆分貲産相物我外王母不能決強要府君來莅府君引蘇

瑣語懇惻譬曉皆悅服不敢有狠鬩色希菴尹公瑱
素服善聞之起再拜曰公吾之師表也是時文公家
禮行於國中已久而鄉曲間鮮能遵用喪祭之儀率
多因循俗謬府君自年少時已能講究而服行之仲
月正祭之外朔叅節祀薦新物等事無不如儀嘗於
黌舍盛會諸生論祭禮有誤府君據文公說以證之
鄉宿儒郭公昭大加稱賞教子弟必先小學而次及
大學語孟每以安詳遜悌爲訓而浮誇喜名爲大戒
待人接物雍容樂易未嘗以暴慢加之尤用力於謹
言常恐因醉或肆醉輒瞪目視一處噤嘿不言同席

雖諧笑瀾漫而超然如不聞者亟稱古詩酒中不語
眞君子財上分明大丈夫兩句以語子弟曰此言雖
淺近亦不可忽也性又簡靜不輕爲欣戚不肖孤幼
少學綴文間出不俗語人頗異之而府君未嘗以誇
語人逮其取司馬登大科則賀客滿門而亦不甚喜
辭色與常時無變嘗忝翰院謬薦人坐下獄時逆獄
方起多連累及禍衆皆憂怖而府君不色動但曰禍
福有命靜俟之而已人皆以爲難晩得胃脘痛累年
不瘳以萬曆庚寅六月九日考終于正寢八月葬于
州南綿枝洞先兆次坐艮向坤之原先妣陜川大姓

江陽君瑶之後學生公輌之女柔順慈諒甚有婦德
事舅姑盡誠與宗黨無忤色下逮婢僕亦皆待以平
恕有姦欺爲不知也者未嘗擿治之貞夫人常曰豈
有德如吾婦而不福者乎壬辰六月不淑于兵中道
不勝禍一至於此嗚呼痛哉生與府君同歲葬與府
君同穴不肖孤竊祿于朝歲戊戌觀察慶尙道蒙
恩贈府君吏曹參判先妣貞夫人後錄宣武原從勳
加 贈府君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男
二長即不肖孤經世次與世必英爽有膽勇鞍嶺之
敗與倭格鬪殉先妣旁 朝廷贈司贍寺主簿旌其

閭文二長適察訪康應哲無子而夭次適朴文誠孫男杺㰒櫟櫟孽也杺登甲子文科卽薦入翰院翌年春得痘疾夭女長適生員盧碩命李適進士宋浚吉曾孫男女各一皆幼經世於襄奉二親之日年在省事而竁誌阡表並闕焉不徒以貧不能備禮蓋猶有待也今則爵已踰分年又過耄深恐一朝溘然以死則府君幽懿不見知於生前者又將湮泯於身後而雖子孫莫之識矣豈不重不孝之罪而飮恨於泉下耶又竊惟念記曰先代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經世旣懼不仁而尤

懼於誣略述家庭所得鄕黨所知不敢一字溢美庶幾大人君子有以取裁而無愧辭焉年月日孤資憲大夫原任議政府右叅贊經世泣血謹狀

有明朝鮮國輸忠翼謨光國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豐原府院君西厓柳

先生行狀

公曾祖子溫進士 贈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妣安東金氏 贈貞夫人祖公綽郡守贈議政府左贊

成兼判義禁府事妣延安李氏　贈貞敬夫人父仲
郢觀察使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
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豐山府院君妣安東金氏
贈貞敬夫人公諱成龍字而見姓柳氏世爲豐山人
其先始顯于麗朝後有名從惠仕本朝官至工曹典
書五世而至觀察公以剛直善擧職名故領議政穌
齋盧公實銘其墓公之在娠貞敬得異夢有人自空
下告曰夫人當生異子未久而公生是嘉靖二十一
年壬寅十月也生而瑩粹如明珠出水四歲知讀書

六歲受大學舉止如成人未嘗與羣兒遊戲八歲讀孟子至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慨然想像慕其爲人至或夢寐見之勝冠入冠岳山廢庵中淨掃攻苦留一奴供爨俯讀仰思至忘寢食夜深或有打墻壁聲公若不聞者一日有僧乘夜遽前曰獨棲空山不畏盜乎公徐曰人固不可測安知汝之非盜耶讀書自若僧乂拜曰貧道聞措大志確故來嘗試耳他日必爲大人矣時退溪李先生講道于陶山公以觀察公命負笈從之先生一見異之語學者曰此子天所生也甲子兩中司馬丙寅登第選補承文院隆

慶丁卯薦入藝文館已巳疏論 仁廟祔延恩非禮
事得施遷成均館典籍工曹佐郎以 聖節使書狀
官赴京師將入班太學生數百人來聚觀公問本朝
名儒以何人爲宗相顧良久曰王陽明陳白沙爲宗
公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亦禪學之換面者不如薛
文清一出於正也有新安人吳京者喜而前曰近來
學術訛舛士失趍向公能發正論以斥之吾道之幸
也序班引僧道二流序於前列公謂諸生曰諸君冠
章甫顧反居彼後乎諸生曰彼有官故也公招序班
謂曰吾輩以冠裳之人不可立於道釋之後序班言

於鴻臚郤二流置後廷中動色及還李先生以書賀曰陸禪懷襄於天下公能遇數百諸生點檢其迷不易得也庚午拜副修撰修撰每入　侍敷對明白剴切剖析精微時稱講官第一賜暇湖堂歷正言吏曹郎辛未移兵曹壬申還修撰領府事李浚慶臨卒上遺疏言朝中有朋黨之漸　上召大臣示之問朝臣孰爲朋黨外議洶洶以浚慶爲欲禍士類三司及湖堂官皆上劄論之至欲追削官爵公曰大臣臨死進言有不當則辨之而已至於請罪則恐傷朝家待大臣之體諸人從之不爲已甚語萬曆癸酉復爲吏曹

郎丁觀察公喪服闋除副校理吏曹正郎皆不赴丙
子春以校理赴 召在道辭還夏以獻納趍朝時臺
官論一戚里銓曹郞擬臺官于外公曰言官一開口
論戚里而遽欲逐之則言路塞而戚里橫矣遂論吏
曹皆遞以檢詳遷典翰辭冬以副應教陳疏乞養
不許丁丑乞暇歸覲陞舍人不赴冬以應教還朝
仁聖大妃上僊禮官與大臣定之議請 上行期年喪
公謂同僚曰 明廟於 仁廟爲繼統有父子之道
主上當從嫡孫父歿爲祖母持重服爲是遂力論之
有 旨令禮官更議大臣猶執前見至第五日則公

曰今日不得請後難追改當徹夜論啓不得 命不
可追至鷄鳴乃 允卒哭後當開 筵公謂詩是歌
詠之作仍進未安乃以春秋易之戊寅歷軍器正司
諫應教己卯遷直提學陞拜同副承旨旣而遞授吏
曹叅議尋拜副提學庚辰又上章乞養辭意悲切
上許之適尚州牧缺 特命授之辭朝日 引見諭
以勉從便養之意且曰欲使列城取則耳旣至以禮
讓爲治士民服其化辛巳春以副提學 召還冬無
氷上劄陳十事曰修實德以答天心嚴內外以肅宮
禁審治體以立規模重公論以整朝綱覈名實以用

人才恢公道以杜倖門養廉恥以清濁俗明政刑以戢奸濫祛積弊以保民生倡學術以振士風壬午拜大司諫冬以右副承旨　特陞都承旨以　詔使將至導相須得人也　詔使至見公在　上前動容周旋皆合槼度甚加歎賞　上解錦袍以　賜之進階授大司憲癸未春尼湯哈寇邊公以副提學應　旨獻五策曰杜禍源定戰守審虜情給饋餉修荒政也自士論初貳公已深憂之與同志諸公力爲和平鎭定之計而卒不能如意至是朋比益甚互相擠援公不樂在朝貞敬亦老病以覲便退處鄉曲秋　特除

咸鏡道觀察使以母病辭遞拜大司成不就冬授慶
尙道觀察使公以辭遠就近未安上疏辭仍乞休退
以慶安令瑤秉時詆斥故也 下教政院曰予未嘗
有一言之疑而今疏辭如此必聞人言而意不自安
耳柳成龍賢士而有才朝臣之傑然者也只緣有老
母在故不能每召耳仍温諭不許遂赴任甲申秋以
副提學 召還四辭而遞未幾復授之疏陳三不敢
乞解職歸養 不許陞拜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
事弘文館提學上章力辭 上賜手札十行有曰古
之人君於其臣有臣之者有友之者有師之者此義

雖不傳於後世然卿十載經幄一德無瑕義雖君臣
情猶友朋論其學則非固滯章句之儒語其才則有
足以當大事知卿蓋莫如予也再辭 不許乃作文
諭館學諸生且須鄉約于八方惓惓以敦孝弟興禮
讓爲化民成俗之本有 命擇駙馬毋避李姓異貫
者蓋有所屬意也公曰禮不娶同姓遠嫌也劉聰納
劉殷女爲妃所出絕異而綱目書之以爲犬羊雜糅
唐宋以來尚公主者皆以異姓惟唐昭宗取李茂貞
子爲駙馬此則迫於強臣不可以爲法也事遂寢乙
酉義州牧使徐益上疏言鄭汝立與李珥書曰三人

雖竄巨奸尚在巨奸盖指柳成龍也 上下御札曰
柳成龍君子也雖謂之當今大賢可矣觀其人與之
語不覺心服豈有學識氣象如彼而乃爲巨奸之理
何物膽大者敢爲此語耶公上疏陳五當退且曰去
就之義如飮食裘葛在所當爲不容遷就其進非貪
利其退非忘恩也百世在前千世在後自靖無愧惟
此爲大 上雖不許而公去意益堅呈覲南歸再上
章請解職累 召不赴者三年戊子冬始以刑曹判
書 召還兼大提學累辭不獲 命己丑歷大司憲
兵禮判書冬逆獄起初汝立盜名搢紳間前後士類

多與之交遊獨公惡其浮誕使氣踵門而不見至是
汝立謀逆事發獄辭蔓延多被逮及禍公姓字亦出
於白惟讓與汝立書中累乞遞不獲乃上䟽自劾
御批甚優有卿之心事可質白日等語士類頗有賴
特授吏曹判書庚寅歸覲 賜內殿御服 命歸遺
貞敬異數也尋拜右議政 召還力辭 不許以改
宗系有勞錄光國勳封豐原府院君辛卯 命兼吏
曹判書公辭曰 國朝以來未有此事萬一他日有
專擅之人以臣藉口則 國家無窮之禍自臣身始
矣 上答曰身居相位把弄朝柄者豈皆兼吏判而

然乎宜勿辭使用舍得宜朝著淸明也尋陞左議政
通信使黃允吉等回自日本倭酋平秀吉書有一超
直入大明國之語公謂當卽具奏領議政李山海以
爲 皇朝若以交通罪我則無說矣不如匿之公曰
使价往來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因我求貢中
國卽據實奏聞 天朝降勑回諭前事則然矣今見
此書而諱不以聞非徒於義不可倭若實有犯順之
謀而 天朝由他國聞之則其疑我必深而愈無以
自說矣遂建白具奏時福建人許儀後陳申被擄在
倭中已密報倭情琉球亦遣使報聲息而我使未至

朝廷疑我貳於倭獨閣老許國曾以 詔使來知我
國至誠事大保其必不反未久而奏至 皇上甚嘉
之賞賚加厚時倭聲日急 命備邊司各薦將帥才
公以權慄李舜臣應 旨二人時在下僚未甚知名
後卒能立功爲時名將而舜臣尤卓犖焉公以慶尚
右兵使曹大坤衰老無才請以李鎰代之制勝方略
分軍之法爲必敗之道請申明 祖宗朝鎭管之規
皆寢不行 命兼大提學壬辰四月倭大擧入寇
命兼兵曹判書摠治戎務建遣李鎰爲巡邊使成佑
吉趙儆爲左右防禦使分三路而下邊璣劉克良爲

助防將分守鳥竹二嶺又以申砬爲巡邊使爲李鎰繼援已而鎰砬敗報沓至賊兵到忠州 大駕西幸命公守京城都承旨李恒福白 上曰西幸盡塞則一水之外卽 上國之疆到此當有酬酢應變之事方今廷臣明敏練達識古誼善辭命惟柳成龍一人不可不從行 上許之至臨津 召大臣同舟而濟謂公曰萬一他日國家中興當賴卿耳至東坡 上問駐駕之所諸臣不能遽對恒福曰可且進駐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赴訴 天朝公曰不可 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矣恒福辨不置 上亦曰

内附本子意也公曰今東北兵力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何可遽論此事恒福悟而止既退公謂李誠中曰爲我語李承旨何輕發棄國之論耶使公裂裳裹足從死於道路不過爲婦寺之忠而此言一播人心瓦解孰能收拾耶恒福聞之歎服至松都陞領議政申磼等啓白李山海旣罷不宜獨免卽日罷至平壤敍復府院君羣議初欲堅守平壤及賊勢漸迫皆請出避公曰今日事勢與京城時不同人心頗固且前阻江水西近 天朝若堅守數日 天兵必來可藉以却賊左議政尹斗壽亦爭之不能得宰臣

先奉　廟社主出城城中人大亂持梃刃縱擊之墮
廟社主路中指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誤
國事至此若欲棄城何故紿我輩入城使魚肉於賊
手耶諸臣在朝堂者皆失色公恐有變出立階上以
手招一士官年長者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固守忠則
有之矣何得震驚　宮門朝廷方議守城汝等不戢
罪在不赦其地人素信服公即棄兵扣謝而退時出
城議已定而莫適所向多言北行便公固爭曰　車
駕西行本欲倚仗　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既請兵
天朝而我反深入北路於義不容如此且既入之後

爲賊所隔則 天朝聲聞不通何恢復之可圖而勢窮地蹙又可北走胡乎計無失於此者旣而 駕行寧邊公以接待 天將留平壤尋聞 駕向博川而天將亦不時至遂追及 行在至義州條陳戰守策十六事時 中朝疑我國與倭連謀遼東咨文有詰責語公上劄曰我國本無失道致兵之事終始不過爲 中國守義不回以至於此是則天地神祇實所監臨惟近日人情於應對辭命之間不能攄事盡言每欲遮蔽掩覆欲說不說使我國本情無以暴白故中朝於我初無嘉奬矜悶之意而反有督過之語良

可痛心且聞　中朝將令解倭語者直到平壤與倭
人相對問其緣由云萬一黠詐之徒巧作虛語加我
以不測之言以爲離間之計而　中朝之爲使者未
必忠信慮遠之人或爲甘言厚賂所動而返則是我
下見逼於倭賊上不白於　天朝其爲狼狽尤不可
勝言矣近日中原之疑我者非一緩於報變一也請
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兵之哨探者使之飢困三也
旣請兵而又言糧餉匱乏四也唐人請我國人嚮導
而時無一將一卒立於眼前五也自古雖危亂之極
而乘輿所駐必有扈衛之兵今則蕩然無存自他人

視之晏然如平日六也國將危亡則必有投袂泣血
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時氣象徐緩寛縦應對酬副率
多後時七也夫如是安得不起唐人之疑而致其呵
責耶此咨回答所係非輕望令該司登時速報痛陳
明白而已又曰臣歷觀前史凡享國長遠未有不中
衰而復振者況我　國家仁深澤厚　宗社靈長豈
有一爲狂寇所乘而終至於不可爲哉庸人淺見不
能爲國長慮徒聞賊兵頗鋭置國事於無可奈何之
地都無向前振作之氣惟願　堅定聖心於興衰撥
亂之地驅策羣臣勿使少有懈惰之意以爲死中求

生之計七月副摠兵祖承訓以兵五千人來援 上
念公病篤 命尹斗壽出治糧餉公以 行在大臣
只有一人不可出請自力以行馳至所串驛村落一
空公令軍校搜得數人來面諭之曰 國家平日撫
養汝輩不爲不至今日何忍逃匿 天兵方至國事
正急乃汝輩效勞立功之秋也出一冊錄其姓名曰
後日當以此等第論賞名不錄者有誅旣而來請書
者相續公知人心可合卽行文各處令例置考功冊
課其勞績於是民勸趍之不旬日館穀諸具悉辦承
訓攻平壤不利而退公仍留安州以鎭人心且待後

軍之至上劄陳時務十餘事十二月拜平安道都體
察使提督李如松領兵四萬至安州公請入見袖出
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及兵所從入之路提督大喜點
朱曰賊在目中矣先是我國人被擄者利賊厚遺往
來探報爲其耳目公患之捕得首諜者金順良按問
其黨數十人令各陣購捕斬順良以徇自是支黨散
落 天兵大至而賊不知癸巳正月提督進兵平壤
大戰克之公前在安州密檄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
金敬老令沿途設伏伺賊遁勦之觀察使柳永慶召
敬老自衛敬老至中和還去至是賊將平行長平義

智玄蘇平調信等收餘卒夜遁飢之不能行時言以
孤軍不敢逼但斬零賊六十餘級公罪狀敬老聞
行在將斬之提督以武士可惜止之　行朝命公爲
湖嶺三道都體察使提督進屯坡州聞副摠兵查大
受在碧蹄多斬獲獨與家丁千餘騎赴之爲賊所邀
擊敗還東坡趍開城府公爭之不能得獨留東坡尋
聞提督將退還平壤且令我軍在臨津南者皆退保
江北公令從事官辛慶晉馳見陳不可退者五　先
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
也京城以南遺民日望　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

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雖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　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退一步而賊乘其後則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聞之默然而去公令全羅道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賓據坡州山城以遏賊衝令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賢朴名賢爲左翼遮截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爲右翼伏於昌敬陵之間出沒勦擊使賊不得出城樵採又令倡義使金千鎰京畿水使李蘋忠淸水使丁傑等以舟師屯西江以分賊勢令忠淸巡察使

許頃還本道把守移文京畿以南各道官義兵令從
左右要截賊路又以書遺遊擊王必迪曰賊方據險
未易攻大兵當進駐東坡坡州躡其尾選南兵一萬
從江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忠州以上諸屯則
尚州以下之賊疑天兵大至必望風逃遁京城之賊
歸路斷絕必向龍津以走因以後軍迫諸江津可一
舉而殲矣必迪擊節稱奇將克期舉事提督北將也
忌南兵有功抑之不許有覘賊者來言賊欲得查摠
兵柳體察查以報公欲與退屯公答曰賊方疑大軍
駐近豈敢輕動必以虛言恐喝耳我若一動正墮計

中不如靜以待之查喜曰極是假令賊來吾與公死
生同之豈敢獨去分勇士來護累月時賊據京城已
二年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京中餘民聞公駐東
坡扶携就哺者繈屬於道公令前郡守南宮悌爲監
賑官多方救活適湖南募粟數千石船運而至公一
面馳啓卽以付之仍爲經紀其事所全活不可勝數
賊將等投書於舟師將金千鎰請和解而歸公以示
查摠兵提督得報遣遊擊沈惟敬入賊中約還王子
陪臣退釜山然後許和卽領兵進開城公呈文極言
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然實無聽用意又遣遊擊陳弘謨入賊營公時與
都元帥金命元在坡州弘謨至令入參旗牌公曰此
是入倭營旗牌不干我事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
尤不可入參弘謨強之三四公終不答徑還東坡提
督聞之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何得不拜我當行軍
法撤兵接伴使李德馨急報公曰朝日不可不來謝
公不得已與命元偕往詣門上謁提督怒不見公雨
立門外良久許入公前謝曰小的雖愚劣豈不知旗
牌爲可敬但旗牌旁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
切痛之不敢參拜罪無所逃提督色慚曰此言果是

此乃宋侍郎令非我所知後數日又遣遊擊戚金錢世禎來說許和便公執不可世禎怒罵曰然則你國王何以棄城逃耶公徐曰遷國圖存亦一道也世禎等旣去公又貽書曰賊以甘言誘我一投書於東萊再投於尚州三投於平壤小邦勢甚危迫而終始不許者不過爲天下大義寧死不辱耳今 宗廟灰燼丘壠拔掘一國臣民皆有父母之讐與其忘讐釋怨與賊俱生無寧擊賊而死於老爺之法度乎四月賊退提督入京城公隨入臨於 宗廟起居于提督且請急追賊提督曰漢江無船奈何先是公已令李蘋

等乘賊退急收江面船艦至是船已艤者八十艘矣
公以報提督遣營將李如栢率萬餘兵至軍半渡託
言疾作而還蓋提督本不欲追賊但以謾辭應之而
已賊旣退屯據於萊釜之間營治窟穴左右搶掠
天兵環四面而不敢進提督以下諸將次第卷還公
屢上狀言此賊盤據腹內而 天兵又不可恃宜及
此時上下戮力以爲自強之計請急抄精兵與賊慣
戰心膽已堅者分配猛將另爲撫恤常加操練以備
不時調用且賊之所恃以全勝者惟鳥銃耳我國亦
日夜訓鍊使軍士無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有之

矣又言及此浙兵未還之前大砲狼筅鎗劒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間可得精卒數萬賊來可以待之矣公始入京城民死者相枕藉公竭力規畫以賑之至是擇其丁壯者送于浙江叅將駱尚志習火砲諸技公以南邊事急舁疾下嶺南九月被　召還　行在十月扈　駕還都時荊棘滿城百司依墻壁重以饑饉盜賊蜂起京城孤危人心不固公請設訓鍊都監以重根本　上命公幹其事公發唐粟米一萬石以募人應之者雲集未幾得健兒數千教以鳥銃槍刀之技立把摠哨官

以領之一如浙法分番直宿 行幸則以此扈衛人
心稍安尋拜領議政 天朝憂我國衰弱不振論議
甚多給事中魏學曾上本請分割易置事下兵部尚
書石星持不可遣行人司憲奉 勅宣諭且令觀我
國事 勅旨甚嚴有曰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自
今王其還國而自治之脫有他變朕不能爲王謀也
上受勅還宮卽引見公謂曰久知有此恨不早避明
日見 詔使當請禪位與卿相見只此一日故雖夜
深召之矣公曰 天朝憂我國甚至 勅書之意所
以策勵之耳何遽出此言 上曰以卿之才而遇予

故不得有所設施可惜公曰臣忝居相位使國事至此罪當萬死何才可論　上曰子思居衛而不能救其衰孔明不能興復漢室不可以成敗論人也賜酒令飮曰以此相訣耳公起拜曰明日之事千萬不可如此敢以死請翌日　上與　詔使相見袖出一帖極陳病不任國事欲傳位世子望賜主張之意　詔使卽於座上手書答之曰今此復國雖藉　天朝之力亦　王福隆焉未艾也傳位事自有唐肅宗故事王既有是心當具本上請憲一行人也何敢主張末言柳成龍忠誠孤硬仁義篤信　天朝將吏無不喜

王得賢相也時城中無他将獨戚遊擊日夕在 詔
使所甚親客是夜要公相見屛左右以紙筆相問答
戚書六七條示公其中一條云 國王傳位當早公
愕然起立不答他事卽書曰第三條所論非陪臣所
忍聞老爺讀書萬卷古今事變何所不知小邦勢方
危急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置失宜是促其亡也
戚曰是是卽以其紙就燭焚之明日公率百官呈文
于 詔使力陳 主上本無致寇之失及變後禦倭
措置之事甚詳 詔使信納之是夜戚又要公語之
曰 詔使意已大回無他慮矣自是 詔使與 上

相接禮貌益恭及歸移咨申飭又以劄付付公有再
造河山之語始　詔使未至經略宋應昌以劄付授
接伴使尹根壽來付大臣公曰經略若公言國事當
移咨　主上今無咨而獨有劄付其所言必非朝臣
所處拒之不受及　詔使臨到公往迎于碧蹄　詔
使謂公曰俺到京當有新舉措矣蓋是時危迫之狀
不容呼吸而光海在儲宮頗有譽聲人不以易置爲
駭公獨正色其間竭誠周旋使　辰居不動邦命再
鞏自後來觀之則當時傳禪之得失利害果爲如何
而公之高見遠識能逆覩未然默斡事機眞可謂功

在 社稷而公未嘗自言世亦莫之知也十二月湖西賊宋儒眞等嘯聚傳檄刼掠而北外寇未退而内訌又作京師震驚公擧止如平日不動聲色 上命公入宿禁中公曰當此危疑之際遽 命大臣入衛恐益駭衆心 上曰卿殊不自愛獨不念武元衡之事乎一夕寒甚 上遣内竪覸公見其深夜明燈端坐閱書 命煖酒賜之賊旣擒治獄平反逮捕者皆得釋 累代以來訊杖漸重殆至人不能擧至是公建請一遵大明律尺寸以爲定樣自是人無濫死者至今賴之甲午上劄論時務懇懇數千言皆保固邦

本節用儲糧選兵教訓之策且請通計國内田結量收米豆輸峙于京倉凡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皆計物定價令有司貿供而取其餘以補軍需則兵食有賴而外方出米不均及各司防納刁蹬之弊皆可祛矣若軍資不足或別有調度之事則貢物及方物量宜裁減而米豆之藏在倉中者不煩換作而取之無窮矣朝廷方講究施行中外皆以爲便而未久爲浮議所沮論者惜之　中朝以賊久不退天下兵力不可窮不如因賊請款而許之使解兵石尚書主其議科官駁之宋經略因此罷歸顧侍郎養謙來代之四

月遣叅将胡澤以劄付諭本國大臣責以句踐屈巳
自強之事且令爲倭請封貢廷議雖盱久而莫能決
澤躁怒督報甚急公時病肺痿不能起有月矣乃上
劄言替倭請封一節固不可從亦當詳具賊情以聽
天朝處置我國既無以自振但欲倚賴 大國以圖
興復而宋經略李提督皆已罷去顧侍郎纔至所言
之事又一向堅拒任事之人怫然背坐不肯同心則
我國之勢無乃益睽孤乎 上許之澤求見奏草必
欲於末端明言請封事公拒之不得則但曰震之以
威以創其頑縻之以計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古帝

王御夷之大權而同歸於禁止兇暴由全生靈因時審勢惟 聖朝所擇耳公筆也澤嫌措語不快以款字易計字而去是時許款之議制在 天朝我國受命之勢出不獲已而後日攻公者乃以主和爲目其箕錦之已甚矣公病篤四上劄乞免皆不 允六月劄陳戰守機宜十一條七月啓請令兵曹專任鍊兵九月啓請廣取人才以爲撥亂之用以切於時用者分爲十條令宰臣三司各舉所知勿拘貴賤惟務實才其有抱負而不見知者令監兵使守令搜訪 啓聞知此而又有見遺者許令自舉冬進軍國機務一

冊其目曰斥候曰長短曰東伍曰約束曰重壕曰設
柵曰守灘曰守城曰迭射曰統論形勢也乙未上劄
請措置沿江屯堡又上劄陳防守事宜湖南士人羅
德潤等上疏請雪己丑冤死者公因痛陳當初治獄
濫及之由且曰壬辰之初渙發　綸音除法應緣坐
外悉令放釋其所以慰解人心祈天永命以立中興
之本者可謂至矣因此罪籍中生存者幾盡蒙　恩
而獨已死之人未得一時昭雪其後崔永慶則既
命伸寃又加　贈爵而鄭介清柳夢井李黃鍾諸人
尚抱幽寃今宜　特允所訴並許伸雪此外疏中未

及擧名者亦依壬辰 下教令禁府詳細開錄一體
宥釋 上從之九月請解職歸覲 不許十月受暇
歸省至驪州被 召還拜京畿黃海平安咸鏡四道
都體察使移文諭四道監司教練軍兵丙申定鍊兵
規式頒行四道先是 天朝以李宗誠楊方亨爲冊
封使出來將卽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沈遊擊常往
來倭營彌縫其事至是冊使將過海遊擊移咨我國
令遣重臣跟 冊使同渡朝議不知所處公 啓曰
今此調信之回形色可疑如使秀吉欣迎 天使只
要我使同行而已則調信何以連日與其類密議愁

後始見遊擊遊擊亦何以稱病閉門不面見 天使
而但使下人傳報耶臣每疑此賊末梢必爲難從之
請以起釁端今之事勢駸駸近之恐其所要不止於
通信亦或欲爲背約而假此爲辭遊擊亦自知其事
不了計窮欲歸咎於我以爲自免之地皆不可知今
若直辭拒之則正墮於作弄之中若欲順其所言則
又非人情義理之所可忍爲而遣使之後賊之去留
又不可必無已則當答之曰敝邦與日本初無毫髮
怨隙不意日本逆天悖理無故興兵虔劉我生民焚
夷我廟社拔掘我丘陵敝邦之人無不沫血飮泣以

爲有死而已豈敢言和今 天朝兼愛南北之民勞
勳戚大臣涉不測之地要以解紛息兵大人當事銜
命教戒小邦至以禮義當然見責此亦實關於 天
朝大體第以日本人所在反覆不可憑信雖 詔使
以 皇靈臨之尙未得其要領機張竹島安骨之倭
屯結如舊更亦何有於小邦而以一使爲重輕哉若
是則小邦徒益恥辱爲天下笑而大人之終始擔當
者亦歸虛地切望更査彼中情形並與 冊使商確
毋苟完目前而爲長遠之圖如此措辭以觀其答不
可於一言之間輕爲許與不許使難收殺也 上從

之遊擊督之不已時黃愼以遊擊接伴使在釜山遂遣愼行四月李宗誠自倭營逃都下恟懼數日內去者太半宰相臺侍亦有潛出家屬者公曰上使出營之報纔至而副使尚在倭營處置未有所聞也假使賊兵果動豈至於一二日之間徑造都城而人心先潰略無徇國之意此而不治則雖有金城湯池堅甲利兵亦無可爲矣遂 啓請朝臣之先出家屬以爲民望者令法官覺察以聞坊民出去者令漢城府書姓名以待後日處置且以此張榜曉諭以鎭之又 啓曰三軍萬姓之心膽係於一人之進退若以根本爲

不守之計則枝葉何所庇覆遷國圖存之說出於一時之倉卒非可以爲例也七月湖西賊李夢鶴起兵連陷二邑進圍洪州爲牧使洪可臣所擒獻士大夫有被逮者公一以至公治之無一人横罹遠近咸服閏八月 上命大臣聽政於東宮讒言入也公率百官爭之累十日 上意愈牢有謂公曰將順莫無害否公曰何不思之甚耶伏閤月餘始蒙 允九月乞解職 上以手札諭之有曰當今之時卿不可一日離相位非卿孰能辦濟世之功而拯此塗炭之民耶
丁酉春平行長使人密言於金應瑞曰淸正與行長

爭功有隙封事之不成亦淸正敗之也淸正今自日本出來若以舟師邀之海中則可擒矣盖統制使李舜臣據閑山島屢破倭兵行長患之欲覘其虛實故也舜臣疑其詐而　朝廷促之忠淸兵使元均忌舜臣功高上疏以舜臣爲逗撓舜臣不得已進兵則淸正曾已回泊矣　上以舜臣失誤軍機欲置之法而以均代之公曰統制使非舜臣不可今事急而易將使閑山失守則湖南不可保矣　上怒以備邊司爲依阿不直皆惶懼不敢言公以國事成敗力爭之
上不聽舜臣遂獲罪其後均果大敗而湖南瓦解悉

如公言公引疾凡四上劄四呈告而不得請公平生
未嘗以辭色徇人人不敢干以私至是當國日久任
怨不顧不悅者甚衆謀所以傾陷之八月　命公禦
賊于畿湖之境公承　命卽行譖者謂搬家以行一
日　下教曰聞大臣携家屬自跳出城而臺諫無一
言大臣可謂有權矣大司憲李憲國歷舉公及他大
臣家屬所在以辨之　上意乃解卽　召公還公未
及被　命亦上劄自劾　上下書溫諭時賊勢甚急
城中潰散殆空遂徵公所管四道兵入衛至者數萬
人部伍齊整號令明肅無一人逃散九月　上出巡

江灘所至勞問將士卽 引見公謂曰軍容如此卿
之力也十一月承 命下嶺南措置糧餉盖爲經理
楊鎬將出師也經理始至語人曰汝國事當使如柳
某者輔之後有搆於經理曰柳某短公謂無濟事才
因多爲誣揑至貼謗書於經理館門一日經理與接
伴使李德馨私語曰柳某得罪於邢軍門聞軍門將
至逃避來此運糧等事可專委尹承勳也公因譯官
聞之未敢信以問德馨則曰無是語矣是多都司白
璜亦以經理意分付於南以恭一如此語公始知非
誤傳遂馳 啓言狀請鐫削職名 不許戊戌春

召還累上劄辭職 上答曰當此艱危大臣豈可辭
退雖有謗毁尤當竭力國事未宜輕自過慮九月兵
部主事丁應泰劾經理二十罪 上遣左議政李
元翼賫奏伸理應泰聞之大怒並劾 本國爲欺罔
且誣與倭通謀 上憤惋不視事欲避位公率百官
爭之方議遣大臣辨誣李爾瞻時爲持平首劾公不
自請行無大臣體國之義尹弦柳潚及無賴儒生洪
奉先崔喜男等承奸人指嗾相繼投疏攻之不遺力
上不聽公累上劄自劾不得請卽出城待 命又三
上劄不 允十月遞授府院君言者論之不已十一

月罷歸初鄭仁弘素仇公欲害之大臣嫉公者遙相
締結至是仁弘客文弘道爲正言攘臂擔當極口誣
詆至以盧杞秦檜儗之十二月削奪公官爵己亥六
月 命還職牒三司又論之 上答曰論事過情則
非但其人不服旁觀者亦不服矣以主和二字爲執
言之地至比柳成龍於秦檜檜受虜人之旨保全妻
子而潛來于宋所以爲金人謀力主和議殺岳飛等
今成龍亦有潛通陰謀之事乎是說足以服人心而
定國是乎蓋其心憫 宗社之將亡 天朝旣令許
和故權就其事律之以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之誤

也原其情不過如此而已嗟嗟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也余無是也此皆右相之罪人也且排衆論夜半遣使之說尤不足道其時廣收廷議以定其廷議在政院可考也大哉　王言後之欲知公心事與搆誣者之情狀者觀於此可見其槩矣

初臺諫之以和議攻公也右議政李恒福上疏言臣曾在南中與李元翼語及時事臣謂今日國勢如人氣窒喉間百脉將絶必先急下此氣然後生道可議此言惟元翼聞之他人不知然臣何敢謂人不知而隱嘿自諱乎今既以此罪成龍則次第鋤削當及臣

身矣 上直之故 批中特擧之以愧三司然竟從
其議庚子撰李先生年譜十一月 命給牒十二月
因禮部知會到城東郊哭送 懿仁王后喪於路左
卽日南還辛丑八月丁貞敬憂十二月叙 命下壬
寅朝廷錄廉謹領議政李恒福首擧公姓名顧同僚
曰此老不可以一善名但欲洗鄙塢之誣耳文弘道
戊戌啓辭語也癸卯正月 命給食物十月服闋復
府院君甲辰三月告身始到公卽上疏辭仍乞致仕
不獲 命七月錄扈 聖勳 召命下上疏辭 召
且乞除名錄券九月再 召又辭忠勳府送畫師來

請圖像公以方辞勳謝遣之乙巳正月以會盟祭禮
成 下教書及銀絹馬匹且令本道遣長吏致食物
三月 命給奉朝賀祿公以無事而食不安上疏懇
辭 不許丁未二月又有 召命時公久已病辭不
赴 遣内醫賫藥救之病革草遺疏惓惓以修德立
政公聽並觀養民用賢修軍政擇良將爲言遺戒勿
厚葬命病中所作詩曰觀化録命謝客曰欲安靜以
還造化耳五月丁卯夜不待人扶掖自起坐曰今日
豁然若無病時矣誦洪範終篇戊辰平明有大虎從
籬外窺牛奴僕輩大聲叫呼子袗恐公驚動急出止

之公徐謂禖曰汝第癡矣欲人見虎不驚得乎促內醫入握手與訣曰遠來治病 天恩罔極幾日可達京城耶命侍者整席於堂中北向正坐恬然而逝訃聞 上震悼輟朝吊賻如儀遠近聞者莫不傷嗟痛惜京中士大夫相率爲位於公之舊第遺墟而哭之甚哀市民等奔走聚哭罷市四日爭致賻布曰微公吾屬已無類矣七月葬于豐山縣東壽洞里午向之原會者四百餘人甲寅夏士子等立廟於屛山書院俎豆之後祔享于廬江李先生廟公天資甚高穎悟絶人自少爲學以精思實踐爲主其言曰聖賢之學

以思爲本非思則口耳耳雖日誦五車何益又曰古
人之所謂知者眞知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之
掇拾於言語文字之末論性論理自以爲知而略無
干涉於身心者皆孔子所謂德之棄也以此爲知奚
啻千里又曰學問思辨省察克治固是急務若於心
地上無培養涵蓄之力則亦何所憑據耶又曰中庸
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不曰道問學而尊德性其所爭
先後幾何畢竟向望歸宿處不可不思也其所見之
超詣篤實如此故不知者或疑其近禪而實伊洛之
旨訣也平居莊敬自持終日儼然雖家人子弟未嘗

見其有欹側懈弛之容及其待人接物則盎然如春和襲人而鄙倍之言不出於口惰慢之氣不設於身故人之見之者自然有肅敬之心蓋所謂役身於禮以終其身而惟在貞敬傍則諧笑嬉戲無不爲之以求其歡悅孝友出天與兄牧使公怡愉奉養極其誠愛常曰人子一日忘親非孝也觀察公病腦疽常吮出膿血及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脫哀絰以終三年貞敬之喪年已六十而哀毁盡禮一如前喪公自爲秀才時已以遠大自期雖俯就科第而富貴利達視之泊如常留意於經濟之業禮樂教化之外如治兵

理財等事靡不講究纖悉才足以應務學足以致用
而尤以格君心爲致治之本每進對之際精白一心
積其誠意開陳義理委曲懇惻　宣廟甚重之屢有
望之起敬之歎明良相遇叔世之所罕覩而朝論角
立毁譽相軋不得有所猷爲逮其遭罹喪亂受任於
傾覆之際則其所以焦心竭慮勤懇於章劄之間施
措之際以圖興復者比之於興元之陸贄亦不多讓
而奔走內外備嘗艱險則有過之焉盖在中興諸臣
中勞績最著庚戌夏大臣議以公配享　宣祖廟庭
昏朝以契遇未終不許物議以爲欠典公於書無所

不讀讀亦不過數遍而終身不忘學者以疑義質問
則輒應口成誦以剖析之然性喜簡靜又謙不以師
道自居未嘗爲聚徒教授之事而後學皆師宗之所
居山水絕勝屋西有蒼壁臨江直立千仞因自號曰
西巖每歸休燕坐一室沉潛義理其自得之趣蓋有
人不得而窺者常以 眷遲過隆仕宦奪志爲平生
恨名其堂曰遠志以見其微意及其晚歲罷歸婆娑
初服則所造益深而樂益眞矣爲文章只取理達不
爲雕刻信筆寫出如不經意而明白典雅自然人不
可及尤長於辭命有可以解紛釋難蓋心平氣和有

得於詩教故也平生詩文失於兵火今有文集十卷愼終録永慕録懲毖録等書藏於家公配李氏宗姓縣監垌之女封貞夫人後 贈貞敬有男四禕甚秀而夭袽長水道察訪亦蚤歿褍 世子翊衛司洗馬袗刑曹正郎女二察訪李文英縣監趙稷其壻也側室男二初檐女一邉應篁內外孫男女又若干人經世自弱冠供洒掃於門屛蒙誘掖甚至葢古人所謂有罔極之恩者正郎礐以家傳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氏義不敢以不逮辭遂録其大者如右以備採擇微言細行皆不載天啓六年七月日具官鄭經世謹

狀

漢陰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德馨字明甫自號漢陰系出廣州望族也其先世有聞人在麗季有曰集以文章氣節有大名於世辛旽惡其抗直欲殺之負父而逃匿於永川地旽誅始還判典校寺事與圃隱甚相善今圃隱集中有哭遁村詩即其號也入我 朝有曰仁孫官至右議政諡忠僖曰克均官至左議政燕山甲子被禍寔於公爲五代祖高祖諱世俊南陽府使 中廟朝贈兵曹叅判以與父同被禍故也曾祖諱守忠 贈

吏曹判書祖諱振慶賢而有行不幸早世 贈議政
府左贊成考諱民聖知中樞府事 贈議政府領議
政妣柳氏縣令禮善之女公以嘉靖辛酉生有異質
沉毅醇謹不好弄八歲讀小學請問元亨利貞之義
議政公曰非幼子所能曉義有不學也議政公大奇
之十一歲吐詞驚人十二而大成長篇大作信筆滔
滔十四楊蓬萊士彦來過相携遊水石間占一律公
和曰野濶暮光薄水明山影多楊歎曰君我師也萬
曆庚辰捷大科選入槐院旋被翰薦以外舅李公山
海及舅柳公坱親嫌不得應講時 宣祖將講訓義

綱目 命選才臣 特賜内蔵御帙使之温習備顧
問一時榮之凡得五人公與焉壬午 詔使王公敬
民遊觀漢江公以製述官隨王公聞其名請與相見
公以禮無私覿辭王公不敢強遺一絶以結神交有
通衢千里見神駒之句尋拜弘文館正字賜暇書堂
故事以玉堂䕃下得 賜暇爲第一淸望至比登瀛
公與白沙李公恒福同登是選時論翕然稱爲得人
時栗谷李公珥典文衡實主是選有一宰夜訪李公
屛人謂曰两李果人望然未知意向不可輕易引進
或壊時事李公曰薦人貴於得才何論意向其人爭

之至夜分不得而去乙酉 上幸瑞念臺公應製居
首自是聲名藉甚無敢爭鋒一日 命文臣試大庭
同列爭道者問於政院曰明日李某又占高第耶公
聞之稱疾不就試識者器之陞副修撰歷正言副校
理吏曹佐郎遷校理以仕宦妨學上疏辭 上嘉其
志命遆授直講戊子日本使玄蘇平義智來聘 上
以機關甚重且玄蘇有文才 命極擇宣慰使銓曹
以公應 旨 上特遷公吏曹正郎以遣之公至玄
蘇輩望其儀表灑然起敬及入京請報聘甚力朝議
難之一日公於宴席從容語曰兩國修好本以信義

爲重項者我國賊沙火同逃入日本誘率賊倭寇掠
邊民而偏國不之禁信義安在未可遽議報聘也玄
蘇等悉遣卒倭不踰月以沙火同及被擄男女百餘
人來獻　上嘉之庚寅超拜直提學　賜銀帶秋陞
同副承旨公上章辭以驟　不許序遷至右承旨歷
大司諫副提學大司成吏曹叅議辛卯以覲受暇
上賜豹皮褥令歸遺異數也尋進階特授禮曹叅判
兼大提學公以年少躐陞未安又以嘉善典文衡前
所未有累疏懇辭　優奬不許壬辰春拜大司憲尋
遆授西樞四月日本大擧入寇宣言欲見李宣慰議

和　上會羣臣議莫能决公曰寇深矣何可辭難入
對請行單騎馳至龍仁則賊已散漫不可入還到漢
江　大駕已西幸矣從間路追及於平壤賊進逼浿
江又請見公公片舸會于江中是日羣臣諸將在江
岸望見者無不竦然失色公見賊辭氣自若數之曰
若等無故興兵壞却數百年通好是何意耶玄蘇等
曰吾欲假道入大明而朝鮮不許譬如將入人家不
得不先撤藩籬也公曰爾欲犯我父母之邦而啓我
假道國可亡道不可假自此兩國之好絕矣何和可
議聲氣俱厲賊不敢復言後玄蘇亟稱於人曰倉皇

之際言語氣色與昔日尊俎時無異人所難及也公料此賊非本國所辦請乞援　天朝大臣持難公固爭之　上可其議遣公行至遼東郝巡按杰見公辭語慷慨爲之愍然改容卽便宜遣祖承訓等三將先嘗賊鋒皆敗還　天朝遂大發兵遣提督李如松督諸將東征明年春大軍到義州公以大司憲爲接伴使時三京丘墟八路潰裂百度蕩然無着手處公周旋其間竭力焦心日應待諸將辦給芻糧不致乏絕提督大悅遂克平壤復松京　上懋其功增秩爲刑曹判書四月　天兵入漢陽兵火之餘餓莩滿路公

搜聚餘餉賑給士民所全活不可勝數先是　上在
肅川令募兵教鍊扈衛帳殿至是公與西厓柳相國
協心規畫張大其事置陣製器皆放中朝制廣設屯
田以助軍需公私賴焉甲午夏丁内憂　上以國事
艱危非公不能濟冬　命起復治事公九上章不起
上曰予不以賊不退爲慮以卿不出爲憂辭旨切峻
促令赴　召遂黽勉入朝由吏判移判兵曹乙未逆
賊李夢鶴起兵湖西未幾敗伏誅逮餘黨鞫之賊以
公勳名盛大藉口焉公席藁待　命四十日　上温
諭不許不得已起視事又十上章乞遞始得　命丙

申還判兵曹俄遷吏曹丁酉賊再動 天子遣四大
將發兵十萬以御史楊鎬監軍經理朝鮮事楊公年
少有俠氣輕視天下士動以氣勢凌轢人先聲至人
皆恟懼 上以公前在李提督軍中能得上下心
命往儐之楊公一見傾倒如舊公因言曰今賊已逼
畿甸若失漢江則事危矣今能疾馳進以鎮都城人
心賊勢可及過截也楊公從之卽單騎馳到督戰益
急遣偏師大破賊鋒於稷山賊將淸正等悉敗走楊
公南下追圍於島山拔外城賊退入土窟朝夕且降
會天大雨雪人馬凍飢 天兵左次時公在軍中氣

益厲不少挫楊公甚奇之謂諸將曰李陪臣雖在中
朝亦當端委廟堂而尚屈百僚不亦異乎未幾楊公
被讒去公還朝戊戌拜右議政提督劉綎將南下言
於 上曰願得本國第一人文武備具者同行 上
顧右議政李恒福曰意有在耶恒福對曰必李某也
上遂命從征綎喜曰吾濟矣兵至順天賊酋行長勢
益窘蹙堅壁不出綎性狡憚戰而貪功令間客諭行
長使遁去欲因爲已功公獨鉤得其狀卽夜急通於
統制使李舜臣令與舟師提督陳璘邀擊于洋中大
破之公惡綎所爲密啓于朝有惎公者宣之故令綎

聞之縱大怒曰俺三十年功名因李某墜落盡耶已
亥洪汝淳以此事啓劾公公上疏乞觧職　上答曰
卿之心事如青天白日狂風恠雨雖欲發作其體固
自若也卿既内不愧心外不愧人劉氏之子焉能害
于國凶于人哉公終不能自安累辭得遞授判中樞
府事辛丑以都體察使居南方歲餘振肅軍政蠲除
民瘼南土晏然尤長於料敵筭無遺策一日倭使橘
持正持書啓出來有恐喝求和意公以爲此是馬島
詐稱非日本所持不許下陸遣人語之曰　天朝以
日本反覆難信屯兵本國以爲善後之計不可於此

時輕易發此口也乃收聚 天兵之落留我境者作爲一屯以示之揭報邢軍門出諭倭告示張掛釜營折其哄脅之謀邊隣之至今無事公之力也壬寅入爲領議政癸卯白虹貫日 上命二品以上言得失公言事忤 旨有 嚴教卽引疾乞觧移拜領中樞府事時 命策宣武扈 聖諸勳 下教曰李某當倭寇衝斥之日以扁舟往見賊酋非忘身殉國者不能也 命錄勳公八上劄力辭 上執不許勘定日柳永慶爲首相指公辭劄曰此實錄也漢老辭勳宜矣竟不錄物議稱屈戊申 宣祖上賓梓宮在殯臨

海獄事起三司交章請按律光海下大臣議公與左
相李恒福同辭以爲宜全私恩俾不至死未幾鄭寒
岡逑以都憲疏陳是議李相國元翼亦於劄中及之
一時論者譁然力攻目爲護逆自是朝議遂分久而
愈激先是光海在東宮 天朝以捨長立少不許冊
封至是告訃使李好閔至則 天朝遣嚴萬兩差官
查問臨海病狂狀一日差官於御前面質其虛實入
侍諸臣錯愕莫能措語光海命召公入公趍入曰以
弟證兄義不可差官不敢更問而退時 天朝論議
紛然不卽許封李好閔留玉河累月不得請擧國遑

遑光海命公爲陳奏使公以爲今差官將發還不幸
誣言先入則使臣繼至雖力辨無益不如先至京師
備陳實狀遂星夜兼程二十七日而至京師留五月
呈辭竟得竣事而還光海大悅命父某超陞通政除
判決事官其子六品職賜土田臧獲倍巳酉秋復拜
領議政壬子春海西逆獄起遠及搢紳名人癸丑朴
應犀等獄繼起則獄事狼藉誣引宮禁比壬子尤憯
光海素蓄疑忌前後獄事必逐日親鞫未嘗委有司
淑問奸人樂禍者又入左腹從史之事有不忍言者
公以首相日入侍守正平反棘棘不阿權倖者多得

釋時永昌大君璲齒纔齔李爾瞻等指爲禍本㗱三
司交章請誅且言三公宜率百僚庭爭一日光海入
要衣大司憲宋諄大司諫李冲於殿上揚言曰廷議
皆以大臣不卽伏閤爲非不敢不告公起與恒福謀
曰事將若何恒福曰子以首相當斷此論若今出置
闕外則我當屈首從之若如三司之論必欲磬于甸
人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公曰吾意也明日百官
伏閤以出置請光海不聽居數日爾瞻抗言於大臣
曰朝議皆欲致辟而大臣只請出置非百僚所以爲
宗杜意也語極侵軼公笑曰已領矣及草啓持前議

不變翌日爾瞻稱疾不來曰不可苟同公聞之笑曰不來耶人各有見可任之也獄事日急外間或傳言將廢　母后臺官尹訒鄭造於避嫌中發其議公謂恒福曰此事何可一刻容忍我心如焚今日請與君同進先以克盡誠孝慰安　慈殿之意反復開陳以待上悟因極言此輩不道之狀悉力擊破之無遺可也恒福曰不可吾　啓辭未半天威震怒或臺諫狙擊之勢難畢說彼既誣引春秋眩惑上聰此事必詢于大臣當於獻議中引經據義段段攻破因及永昌不可誅之義可也公諾之事未及而恒福被劾去已

而 大妃父金悌男以謀逆受誣死方議告訃當否
公引春秋子無絶母讐毋等語時議大愕未幾光海
允庭請取永昌于 大妃側出置江華論者必欲置
之法促公先倡公進一劄以示意爾瞻輩大怒以爲
黨逆於是李惺朴𣈆吉等希意揚臂請按律三司爭
之踰月而光海不許只命削職公退歸龍津別墅睠
顧國事仰屋飲泣却食不進因得疾日劇遂不起十
月初九日也年五十三遠近聞之莫不傷嗟出涕曰
自此國無紀矣訃聞光海亦震悼卽命復爵以明年
正月三日合葬于楊根某山夫人之墓公精神明秀

風度凝遠未弱冠人已以公輔期之天分甚高絕出流輩而謙謹自持未嘗有一毫矜高色平居粥粥若無能而遇事英氣奮發恢恢有游刃地立朝三十四年匪躬盡瘁不擇夷險卒能贊襄中興之業而方且自視欿然不以功自居與人相接色笑雍容和氣襲人前後儐接天將莫不懽然相得有如醇醪醉心戊申陳奏之行名動中原其往返一路諸鎮將官或酒饌出迎或贈賮護行者相屬於道每本國貢使至京必問公安否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殆公之謂也白沙李相國誌公墓而斷之曰

推賢讓能似子皮應對賓客似叔向知無不爲似宋璟尊儒樂善似留正不立私黨似司馬光率是以行上而出於晉鄭之間不害爲名大夫下而出於唐宋之際不愧爲賢宰相君子以爲知言云公所爲詩文甚多而兵火中散失殆盡只有若干卷藏於家夫人姓李氏領議政山海之女牧隱先生文靖公穡之後事舅姑以禮事君子無違德壬辰之亂年二十八以節死旌其門 贈貞敬夫人公有三男長如圭前府使通政次如璧縣監季如璜今爲黃海監司女適縣監鄭基崇側室有三男如璞如璓如璇三女前萬戶

李惺醫官許燊一早寡府使有三男象乾象謙象鼎
四女承旨李基祚士人崔有石士人洪彙一幼縣監
無後監司有一男幼六女進士吳挺奎進士睦行善
餘幼鄭基崇有四男鉁鏻鋹一幼二女士人李明徵
一幼內外曾孫又十四人始公之歿正在羣小揶揄
之日諸孤等不敢爲請諡計後十一年天啓癸亥天
日淸明羣凶悉誅殛一日二孤以家狀及白沙誌來
曰願得公文字上請於朝圖所以易其名者余惟此
事非蕪拙所及而獨念平生出入公門墻之下辱知
獎甚厚今於此役義有不可辭者遂略叙其在人耳

目者如右以備太史氏之採摭焉正憲大夫吏曹判
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
文館大提學 世子右副賓客鄭經世謹狀

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兼知春秋館事
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西平府院君韓公行狀

公諱浚謙字益之姓韓氏號柳川韓之系出於淸有
名蘭佐麗祖統合三韓位太尉三重大匡是鼻祖也
曰康以儒術相忠烈王冊知貢舉爲中贊謚文惠是
生謝奇諫議大夫寶文閣提學知制誥是生渥都僉
議右政丞上黨府院君謚思肅是生公義政堂文學

清城君謚平簡是生脩判厚德府事右文館大提學
清城君謚文敬道德文章師範一世是生尚敬入
本朝策開國勳領議政府事西原府院君謚文簡是
生惠咸吉道觀察使是生繼禧議政府左贊成以翼
戴佐理功封西平君謚文靖是生諱士武漢城府判
官　贈左叅贊是於公爲高祖曾祖諱承元旌善郡
守　贈左贊成祖諱汝弼中樞府經歷　贈領議政
考諱孝胤力學服禮爲士林所重不幸早世卒官鏡
城府判官兼春秋館記注官　贈領議政妣貞敬夫
人平山申氏麗朝太師壯節公崇謙之後禮賓寺正

健之女也公以嘉靖丁巳八月生幼而岐嶷六歲能屬文八歲讀書通大義一覽輒誦十歲外祖考賓正公歿能司貨治喪一遵議政公命無所違失童子而與於禮見者異之稍長學日益博文日益進德器日益就李相國恒福自少卓犖氣厭輩流一日見公於學舍歸家惝然自失久之曰眞公輔器也己卯爲生員壯元進士亦居第七名庚辰丁議政公憂廬墓盡制乙酉以薦授　泰陵叅奉丙戌登第未分館選入翰院爲檢閱先是　朝廷用邊將議設鎭於鹿屯島爲耕戍計胡人猝入屠略殆盡　宣祖愍之出　御

題命從臣製進公爲首　賜豹皮褥大提學李山海
亟稱公詩曰此文衡手也戊子秋自奉教遷承政院
注書己丑還奉教六月例陞成均館典籍卽日出補
衿川縣監家貧親老急於便養故也望筒入　宣廟
使司謁問于政廳曰韓某有老親乎久乃點下時議
以公私輕重不當如是論劾銓官其見重於物論如
此秋被湖堂選十月鄭汝立謀逆事發獄詞蔓延搢
紳多被逮公前在堂后薦賊甥李震吉至是爲憲府
所論罷繫獄　宣廟察其無情釋之翌日卽　命敘
憲府復論執還收公出寓廣津足迹一不及城市壬

辰春買田于原州栗枝村以爲明農計四月倭寇逼
京師叙拜禮曹佐郎移侍講院司書江原道都事尋
陞禮曹正郎公因路梗不得赴　行在以　朝命在
號召使李墍幕下爲從事冬原州牧使金悌甲守鴒
原禦賊城陷而死　朝廷以公方在其地且有人望
卽拜牧使令直赴任所公至則吊死問生招集流亡
賑活飢餓褒節義戢獷猾一境賴焉乙未秋以司憲
府持平　召冬遷侍講院弼善知製　教移司諫院
正言尋還弼善丙申春拜弘文館副校理兼弼善以
都體察使西厓柳相國從事出巡兩西公素爲西厓

所器重雖年位相遠而稱許如平交有大事必與叅
決時　廟堂方以不次待公嘗於一日政擬副修撰
復擬嶺南伯世所罕有也丁酉拜檢詳旋陞舍人遷
副應教司諫院司諫兼承文院叅校移輔德執義以
典翰兼輔德秋陞拜同副承旨公未經準職於例不
得擬而　特命擬畀數也冬序陞右承旨時軍興多
事機務塡委公爲兵房最久贊襄弘多建白依　天
朝設擺撥邊遠馳啓一夕而至　上甚喜之十二月
特拜京畿觀察使進階嘉善國事搶攘賦役煩重公
能爲濶狹弛張之旬服以蘇戊戌冬辭遞時西厓爲

羣小所逐一時淸流網打殆盡欲並及公而捃摭無
所得公遂謝病歸授大司成又辭己亥拜慶尙道觀
察使公素惡鄭仁弘爲人過其門不問仁弘大憾恨
嗾其黨搆罷之庚子六月叙拜兵曹參判　懿仁王
后之喪差　山陵提調以本兵務劇難於兼察遆授
大護軍冬兼同知春秋館事辛丑以同知中樞府事
兼四道都體察副使從李相國德馨廵嶺南冬還拜
兵曹參判壬寅春拜全羅道觀察使癸卯秋辭遆授
禮曹參判國甫去亂疆場多虞　上咨元帥於領議
政李德馨對曰韓浚謙職秩雖卑望實俱隆今之專

閫無踰於此人者九月遂以公爲四道都元帥 國
朝以來以嘉善爲元帥惟公一人而已上疏辭 不
允大臣請加秩有阻之者寢不施冬兼五衛都摠府
副摠管尋拜弘文館副提學甲辰春拜吏曹參判以
親嫌遞授大護軍兼同知義禁府事夏拜副提學秋
以工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冬遷吏曹參判乙巳
兼 世子右副賓客夏視師于湖嶺時南徼無警時
相有不悅公在銓者謂帥臣受 命不可不出巡故
有此行將行乞解本職 不允九月 召還累辭得
遞拜大司成移副提學尋 特授戶曹判書丙午兩

天使來頒　詔國儲罄竭而經費浩煩公周旋調度
接應無闕事亂後言善爲度支者必推公爲首丁未
春兼同知　經筵事夏拜大司憲以親嫌遞授西樞
秋拜平安道觀察使明年貞敬寢疾公親執湯藥衣
不解者數月及丁憂哀毁踰禮幾不能支庚戌制終
付西銜尋以漢城府判尹遷大司憲辭就西樞時光
海政昏諸奸擅國會吏判缺大臣首薦公伺左腹者
忌之作飛語上聞公見幾力求外出爲咸鏡道觀察
使北關僻陋不習文教公至以風化爲先禮高年旌
異行延接士子誘掖奬勵設爲程式親自提警先刊

家禮小學譯以方書分授列邑課其講讀又行鄉飲酒鄉射等禮又選俚俗歌曲之可以感發人者彙爲五倫廣布閭巷俾日夕歌詠之於是庠序有絃誦之風村野有揖讓之俗使曠代天荒之域一變至此寔公之化也 定和兩陵碑毀於倭寇歷數十年不克重建公啓聞改立 聖祖潛龍舊宮亦蕪於壬辰而手植六松猶存見者敬之而在村閭中民俗昵焉爲牛馬而過者睨而不知下公以爲甚非廣敬之道立石其前而記之使大小人過者皆下前後按使以土俗勁悍率嚴刑立威公輕其笞杖濟以寬和民始有樂

生之心令行而禁止壬子瓜滿不許代癸丑四月徐
羊甲之獄起初李爾瞻得罪 宣廟削黜不叙者九
年日夜覘伺幸國家有變而逞其毒丁未冬 宣廟
久不豫柳永慶倚附幽陰植黨頗擅爾瞻乃乘時謂
永慶有易儲計密遣門客嗾鄭仁弘上疏劾永慶
宣廟震怒竄仁弘及爾瞻光海疑懼日深 宣廟大
漸慮光海不克保骨肉爾瞻輩將甘心於永昌 手
書遺教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谷今忽得重
病夫脩短有數死生有命晝夜之不能違聖賢之所
不免夫復何言但大君幼穉未及見成長以此耿耿

耳我不幸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傾諸公愛護扶持以此託之外面書柳永慶韓應寅申欽朴東亮許筬徐渻及公姓名封置宮中諸公皆莫之知也及 宣廟棄羣臣 王大妃始下于賓廳旋卽封入光海嗣位爾瞻驟柄用思逞憾於 先王且知光海必欲除永昌謂 遺教非 先王御筆乃 大妃使內侍閔希騫僞造者而七臣爲之保護交搆百端熒惑中外至是刼盜朴應犀被繫栲掠當死爾瞻陰使人怵以禍福使之從獄中上變於是獄飜爲逆遂殺國舅金悌男囚永昌大君于江華獻納柳活首劾名在 遺

教者並削去仕版及賊浹承爾瞻意旨廣爲誣引逮捕四出公亦自德原被收是時禍焰甚酷人不自保被逮者或枝辭以自解公素與㥘男不相能且有事可證親戚皆勸之曰宜以實置辭公曰死生命也賣人以圖免吾不爲也竟不從光海親鞫問狀訖卽放歸田里是日出歸西湖德謹村庄伯氏叅議公棄官杜門已數年矣相對甚樂日與子姪討閱經史談說義理暇則飲酒賦詩從容閒適人不知其爲處患難也丙辰光海欲遂廢　大妃追戮㥘男屍肆諸市尹訒鄭造柳潚等復論公遠竄丁巳付處忠原葺茅而

居不出戶庭辛酉四月量移驪州八月叙拜知中樞府事爲五道都元帥前此深河之役兩帥沒於虜遼廣繼陷寇勢益張聲言東搶恐喝日深廟堂謀擇帥僉議皆以爲非公莫可故有起廢之命公拜疏辭不獲十二月寇入義州至林畔而去遂開府于中和公雖不得已而起事已無可爲者癸亥三月我 聖上入纂大統 中宮殿下正位坤極進拜公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西平府院君五月 召還時朝議以 天朝有協討之命則自 上當親率三軍故冬以公兼留都都體察使公以后戚之家不宜預軍國

事累辭 不允甲子正月逆适稱兵 大駕南巡二
月适誅 駕還京師公常扈衛焉六月兼知春秋館
事同修光海日記力辭不拜乙丑春辭都體察九月
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未幾又辭遞丁卯正月虜人
潛師渡江連陷城邑公以扈衛大將奉 慈殿中殿
入江華在途有 朝旨命公爲陪衛大將從 王世
子分朝南下至全州置撫軍司公與李公元翼申公
欽同爲堂上軍民恃以爲安三月寇退陪 世子會
行在四月還京公素患風痺驅馳顛頓之餘病轉劇
上命大醫守視問疾者相望於道疾革召子弟書

啓草若將爲　國家論事者而已不能言矣以七月
十七日辛巳考終于會賢坊之寓第訃聞　上震悼
輟朝三日遣中使庀喪事賻贈有加　王世子卽日
擧哀比及葬又臨吊同朝士大夫莫不齎咨涕洟曰
國無祿矣其來哭者必甚哀其葬也會者三百餘人
卜九月十九日窆于原州陰枝村先兆西五里許庚
向之原以檜山府夫人黃氏祔公資禀忠厚氣像光
明和而不流寬而有制加以儀表雄偉擧止凝重人
望之知其爲盛德大器也早受議政公庭訓與叅議
公篤志爲學日邁月征尤好禮凡吉凶有事必稽于

古不爲俗習所拘孝友敦睦出於天性議政公旣棄世家益貧空未幾叅議公又遠謫公獨侍大夫人左右順適以養志爲先室妹未笄者數人保護教誨婚嫁以時雖在禍患顛沛兵戈喪亂之際甘旨之供溫凊之節未嘗缺也及公歷鎭雄藩大夫人年登耆耋叅議公又屢守大邑遞奉板輿榮養備至每壽席大夫人輒却衆樂使歌者歌感君恩曲公推演其詞撰續曲以進嘗約朝中卿大夫有老親者作壽親稧良辰吉日稱觴上壽一日禮曹以聞 宣祖特賜樂以榮之與叅議公半世同居通其貨財常棣之樂至老

彌篤每痛仲氏早逝姊妹多不壽撫其所出不啻若
已子教育成就咸使得所朝夕會食長幼盈席堂廡
之內和氣藹然輕財重義賑貧乏恤孤寡吉凶資助
各得其宜族姻隣里皆歸仁焉尤篤於追遠常設同
宗會又為之叙譜系以示厚倫之本清州方井里卽
太尉公舊里也叅議公牧是州公與之相議築壇以
祭立石以記之平居和易從容未嘗有暴慢之容鄙
倍之言事雖有甚可怒者終不形色辭待側者或故
激之亦笑而不嗔待人寬而恕聞人過失輒不樂或
以橫逆相加未嘗與之較其逮自北關也金吾郞希

權奸意窘辱百端處之夷然飭子弟毋敢有怨言後有問其名者則曰已忘之矣平生無所嗜好於一切世味泊如也位至卿相家如寒士領敦寧五年宅不廣一架田不置一區廐無槖馬坐客無重席八路無一口奴婢此雖在公爲細行而亦足爲鳳凰之一毛也自在韋布人以鼎軸期公而世路崎嶮屢起屢躓先公進者自視歉然及公貴多以 祖宗朝韓上黨故事爲言者領相李公元翼雅知公志不枚卜公聞之喜曰完平眞可謂愛人以德矣位望愈隆而操守愈確未嘗以一言半辭及於時政避遠紛華勢利若將

涚焉此則古人之所難而公裕如焉少不喜榮進晩
節築小齋於松楸下顏之曰歸來領相申公欽寔記
其扁雖遭世多故不克退閒而雅志固可見也與李
白沙恒福李漢陰德馨爲莫逆交及癸丑之禍一時
俱被罪漢陰待罪龍津憂憤而卒白沙竄配北青歿
於謫所公皆以詩哭之語意悲切聞者隕淚爾瞻惡
之益謀所以置公死者而公終不恤也爲文平鋪典
贍不事雕刻詩亦優游不迫發於情性有古詩人之
風記性過人自學語以後耳目所覩記歷歷向人道
羅列貫穿如昨日事逼曉國家典故 祖宗以來文

獻儀軌沿革損益若視諸掌 朝廷凡有所疑必咨
公以決焉所爲詩文不自收錄又爲兵燹所失今有
亂稿若干卷藏於家夫人昌原望族禮曹佐郎 贈
叅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義禁府事珹之女也生
十四歲而歸于公溫柔嘉順端莊淑哲克修婦道配
君子無違德閨門之內井井有法娣姒族屬咸稱其
賢甲午八月卒于京州之寓衙享年僅三十四累
贈至貞夫人癸亥進封檜山府夫人擧二男四女
中宮殿下於次爲第六 載誕元良尊居儲貳次曰
鳳林大君諱次曰淯曰滚皆幼男長曰會一通政府

使有二男三女男以成以平女適士人申翊隆鄭河
一幼季曰昭一明秀而夭女長適宗簿寺正李幼淵
生一女次適侍講院弼善呂爾徵次適禮曹叅議鄭
百昌生二男一女側室有二女許通李煥 宗室珍
原副守世完其壻也經世之與公論心盖四十年有
餘矣臭味聲氣無一不相投合始終如一日其所以
相期待勉勵者在於道義而不在於名利官達之間
也府使公纍然在憂服之中告余曰知先君者宜莫
如公願得公筆請所以易其名者乃以叅議公所撰
次家傳來示其論述德行無一字溢美皆余所親知

而深歎者遂依其支而歷叙之如右以備太史氏擇焉具官鄭經世狀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崇禎紀元後四甲辰仲夏愚山書院重刊

비 동신 [illegible] 동니

十誦大還

卆十